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谱系研究

陈忠实 研究论集

◎ 主编 段建军



西北大学出版社

研究论集

陈忠实

◎ 主编 段建军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谱系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研究论集 / 段建军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04-4157-3

I. ①陈… II. ①段… III. ①陈忠实(1942—2016)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6606 号

陈忠实研究论集

主 编: 段建军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30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157-3

定 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资助项目

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建设工程·文艺理论研究西北大学基地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陕西省双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成果

陕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

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文艺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编委会

(以姓名音序排列)

段建军 谷鹏飞 姜 宇 李 彬 刘 丰
李 浩 刘炜评 杨乐生 杨遇青 张阿利
赵 强 张文利 周燕芬



在白鹿原上学老腔艺人表演（邢小利先生提供）

另页次
第 1 章

第 1 章

第 1 章

1

嘉轩店弟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
七房女人。^白娶头房媳妇时他刚^现过十六岁生日。^{现场}
那是西原上^现家村大户^{现场}弟的头生女，比他
大两岁。他在完全无知完全慌乱中^{永生}渡过了新婚
之夜，留下了永远羞于向人道及的可笑的模样，
而自己却^{永生}难以忘记。一年后，这个女人死于难
产。^{永生}弟二房娶的是南原^{永生}家村殷实人家^{永生}的奶干女儿。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
俊秀眼睛忽灵儿。他完全不知道嫁人是怎么回
子，而他此时已经^{永生}谙熟男女之间^{永生}隐秘。他
看着她的羞怯慌乱而想到自己第一次的^{永生}模样反
倒觉得更富刺激。当他哄唆着把^{永生}胯^{永生}闪^{永生}而又

20 × 15 = 300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

序

王亚杰

陈忠实先生是一位杰出作家，也是一位宽厚长者。他的一生本真为人，本色为文，既为陕西文化挺直了脊梁，也为当代文坛竖立了一座丰碑。

陈忠实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他当过农民，当过民办教师，当过乡镇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从初中起，他就钟情于文学。因为没上过大学，他所有的文学知识都依靠自学。凭借着对文学事业的一腔挚爱，经过几十年风雨不辍的辛勤笔耕，终于从业余作者成长为专业作家，最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他的一生是坚守文学理想、勇攀艺术高峰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写作的一生。

对陈忠实来说，关中平原不仅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更是他创作与思索的营养之泉。他终其一生都未曾离开过这片土地。他曾用“沉重”一词来形容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这既表达出背负历史的沉重感，同时也意味着对故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立志要为关中这块土地立传，用自己的笔描绘出关中人的魂魄和血性。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展示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堪称关中农村生活的生动画卷，关中民间社会的真实写照。正如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汪曾祺之于高邮一样，陈忠实其人其文也成为了了解陕西历史积淀、精神传承、人文风俗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小说对秦地文化的深刻表现，对渭河平原风俗的精彩描绘，对关中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对关中方言的传神运用，使其成为关中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因为关中平原乃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所以陈忠实小说所描绘的，正是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民族生活史。他对儒家文化的深入思索和杰出表现，远远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畴，具有了反思传统文化的典范意义。因此，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作品，不仅是陕西文学的重大收获，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经典之作。

在陕西文学的精神谱系中,陈忠实既是继承者,也是超越者。他自青年时代起就酷爱阅读柳青的作品,也一直奉柳青为文学道路上的精神导师。他的创作无论结构还是语言都不难发现柳青的影子。但陈忠实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经过不断的自我“剥离”和艰难的自我反思,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在对中外前辈作家和同时代作家思想资源和艺术经验的积极吸纳中,逐渐实现了自我的蜕变与超越,写出了一部气度恢宏的民族心灵史。如学者所言,陈忠实继承了柳青,又突破了柳青。其作品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都将陕西文学推向新的高度。

陈忠实的作品在思想上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在方法上则坚持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大胆尝试。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思潮花样翻新,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仍然没有过时。而且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包孕极其丰富的概念,它鼓励并接纳各种写作方法的探索创新。《白鹿原》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不忘吸纳新的表现手法,可以视为开放与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

陈忠实的写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的深层矛盾和人文风貌,折射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所留下的精神轨迹和心路历程,揭示出传统观念和人格精神在时代巨变中所产生的剧烈震荡和深刻演变。他的作品秉承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所确立的史传文学传统,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力量反映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同时又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塑造出一系列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全方位地呈现出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心灵史、命运史。其宏阔的历史现场感,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深厚的悲悯情怀,都展现出史诗性巨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陈忠实的文学道路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和历史共进步。作为一个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国家未来的文学家,他的笔始终没有离开过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的印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陈忠实曾说:“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在长达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密切追踪时代的脚步,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并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和思考。

陈忠实将文学生命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理解人民、

感受人民、表现人民,并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再现了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陈忠实就是一位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作家,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他的艺术人生是奠基在人民的事业上的。他坚守“写人民大众,不写个人”的文学理念,以自己丰富的基层经验,全方位地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全身心地感受着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并以不凡的艺术才能,满腔热情地书写着人民的过去与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陈忠实先生一直视写作为生命,怀抱着“垫棺作枕”的理想,以不朽的作品捍卫着文学的神圣。他始终忠于传统,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良知。他和柳青、路遥一样,都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生动实践鼓与呼,都堪称“社会的良心,不死的灵魂”。他的精神和风骨是不朽的,他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并发扬光大。他在文学道路上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以及他最终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都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继承传统,反思历史,深入生活,不断超越,才能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陈忠实先生曾以没能考上西北大学为憾,但在他的文学探索之路上,曾得到西北大学两代老师的精神滋养。他听过傅庚生先生讲唐诗,听过蒙万夫先生讲创作,与著名评论家刘建军等人保持密切互动,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说:“第一个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北京的就是西大的教授,第一个撰写我个人文章评论的也是西大的教授。”因此,他自称是一个西大的“走读生”。为感念陈忠实先生与西北大学几十年来所建立起来的这份深厚情谊,也为展示西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的研究实力,我们在陈忠实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编辑出版《陈忠实研究论集》,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家的崇敬与缅怀。

目 录

不懈的“寻找”不朽的丰碑

——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 白 烨(1)

论《白鹿原》的累积型叙事进程与审美救赎 陈然兴(10)

呼唤白鹿:共在生存的人道诉求

——对《白鹿原》中乡土社会共在生存的伦理省察 段建军(21)

为历史而烦

——《白鹿原》的乡土生命哲学及其叙事价值 段建军(35)

《白鹿原》的关中“戏楼风景”研究 樊 星(46)

陈忠实的艺术生命观 冯希哲(59)

陈忠实文学创作观念的自觉与超越 冯希哲(65)

论陈忠实作品中的关中区域和儒家文化 高 原(70)

陈忠实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论 韩鲁华(84)

生命化作浩然气 浑然一体写春秋

——《白鹿原》别一种解读 韩鲁华(98)

《白鹿原》性描写的象征意义和审美内涵 贺智利(107)

奇观化与民族文化重塑

——论《白鹿原》的视觉性书写 胡小燕(114)

追述陈忠实先生三题·····	李继凯(125)
《白鹿原》与中国革命·····	李清霞(138)
论《白鹿原》中生命原欲对家族制度的侵蚀与解构·····	李清霞(144)
《白鹿原》中的三重空间·····	师 爽(156)
略论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学风格	
——兼论《白鹿原》的美学阐释·····	王 杰(168)
灞桥风雪因鹿鸣	
——论陈忠实的旧体诗词创作·····	王鹏程(179)
人性悖论的艺术呈现	
——《白鹿原》的个体生存伦理学阐释·····	王渭清 柴海豹(188)
试论《白鹿原》中的灾难书写·····	王效峰(198)
世纪之变的文化探询	
——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手记》重解《白鹿原》·····	仵 埂(210)
《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邢小利(220)
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张艳茜(232)
人格魅力、生命体验与文学创造	
——在“陈忠实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赵德利(238)
《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周燕芬(243)
《白鹿原》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探索·····	周燕芬(250)

不懈的“寻找” 不朽的丰碑

——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

白 烨

陈忠实因病溘然长逝，实在来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因为事出意外，令人格外惋惜，也使人倍加怀念。

忠实走后，人们在以各种方式悼念和追怀他时，都会想到和提到他的《白鹿原》。在西安殡仪馆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时，看到他果然在头下枕着一本初版本的《白鹿原》，样态格外满足而安详。当年写作《白鹿原》时，忠实曾抱定要写作一部死后能“垫棺作枕”的作品，他可谓如愿以偿了。生前为写《白鹿原》殚精竭虑，死后枕着《白鹿原》安详长眠，他与《白鹿原》真是难解难分。

忠实曾借用海明威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名言，来为自己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命名，并在“后记”里说道：“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忠实从一开始从事写作，到不同时期的文学跋涉，都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懈寻找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着自己，一步一步地接近着目标，最终到达文学的高地——“白鹿原”，铸就了他自己的“垫棺作枕”之作，打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朽的丰碑。

回想起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我觉得那蓄势待发的经过与全力爆发的结果，都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作家倾心倾力地打造一部文学精品精彩故事。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乡村民办教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20年。他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泻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信任》等，追

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事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 and 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创作的。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编辑部要组约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主持其事的陈骏涛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约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人感到既亲切,又新鲜。

忠实始终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地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而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的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猥琐的病态。读了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60年只幸福了20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

1988年,我因事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陕西作协招待所,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1991年初,陈忠实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一本中篇小说集,要我为他作序。我在题为《新层次上的新收获》的序文里,论及了《地窖》等新作的新进取,提及了《蓝袍先生》的转折性意义,并对忠实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忠实给我回信说:

依您对《蓝袍先生》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蓝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一步……

我相信忠实的自我感觉,但还是想象不来他正在写作的《白鹿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1992年初,陕西的评论家李星看了《白鹿原》的完成稿,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一定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后来参与编发《白鹿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又说,《白鹿原》真是难得的杰作。这些说法,既使人兴奋,又使人迷惑,难道陈忠实真的会一鸣惊人吗?

《白鹿原》的稿子交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确定出版之后,忠实一直想知道出版社的具体安排。我因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社科院宿舍,便替他去社里打听了情况。1992年5月11日,我在了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在年底分两期在《当代》连载,尔后随即出书的大致安排后(最终的情况是《当代》于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出书),给忠实去信说了情况,忠实于6月6日回信,既稍感安慰,又不无忐忑:

您信告的人文社大致的安排意见,即《当代》四、五期连载,社里同时出书,正月发行,这当然令人振奋了,肯定是最理想的安排了。不过,这个安排意见,他们至今没有告诉我。但愿您打听到的这个安排意见不要节外生枝。

我有一个预感,您会喜欢这部书的,似乎这话我在某一次信件中给您说过。原因是您喜欢《蓝袍先生》。这部书稿仍是循着《蓝》的思路下延的,不过社会背景和人物都拓宽了,放开手写了。另外,您是关中人,我是下劲力图写出这块地域的人的各各风貌的,您肯定不会陌生,当会有同感。当然,除却友情,让您以评论家眼光审视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准备接受您的审视。

无论如何,您的热心热情已经使我感动了。我知道您多年来都

在关注我的行程,从最初的评论短篇的文章,到不久前作序,我也知道您更关注的是手中的这个“货”,究竟是个啥货?您像我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一样,为我鼓着暗劲,我期盼不要使好朋友太失望。

《白鹿原》交稿之后,出书很快确定了下来,但在《当代》杂志怎样连载,连载前要不要修改等,一时定不下来,忠实又托我便中了解一下情况。经了解,知道是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主要是酌删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我给忠实去信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陈忠实电告了如上的安排,忠实来信说:

我与您同感。这样做已经很够朋友了。因为主要是删节,可以决定我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八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600多页……

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情况大致如此。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一室的主任高贤均给我讲了他们去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的经过,那委实也是个颇有意味的精彩故事。1992年3月底,他们到西安后听说陈忠实刚完成了一部长篇,便登门组稿,陈忠实不无忐忑地把刚完成的《白鹿原》全稿交给了他们,同时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他们在离开西安去往成都的火车上翻阅了陈忠实的集子,也许是两位高手编辑期待过高的原因,他们感到陈忠实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看取生活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一般,缺少那种豁人耳目的特色,因此,对刚刚拿到手的《白鹿原》在心里颇犯嘀咕。到了成都之后,有了一些空闲,说索性看看《白鹿原》吧,结果一开读便割舍不下,两人把出差要办的事一再紧缩,轮换着在住处研读起了《白鹿原》。回到北京之后,高贤均立即给陈忠实去信,激情

难抑地谈了自己的阅读观感：

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1993年初，终于在《当代》一、二期上一睹《白鹿原》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心理铺垫，我还是被《白鹿原》的博大精深所震惊。一是它以家族为切入点对民族近代以来的演进历程做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多重透视，史志意蕴之丰湛、之厚重令人惊异；二是它在历时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的性格化与叙述的故事化形成雅俗并具的艺术个性，史诗风格之浓郁、之独到令人惊异。我感到，《白鹿原》不仅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到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艺术高度，而且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本身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受，我撰写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论文（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在《白鹿原》正式出书之后的盛夏7月，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在文采阁举行了《白鹿原》讨论会。与会的60多位老、中、青评论家，竞相发言，热烈讨论，盛赞《白鹿原》在内蕴与人物、结构与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发言争先恐后，其情其景都十分感人。原定开半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仍散不了场。大家显然不仅为陈忠实获取如此重大的收获而高兴，也为文坛涌现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作品而高兴。也是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出，“史诗”的提法已接近于泛滥，评《白鹿原》不必再用。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便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仔细一看，不过是只“狗”；这回“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

读者是最公正的检验，时间是权威的裁判。《白鹿原》从发表和出版之后，一直长销不衰，而且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广泛流传。1994年12月，